

三月底，孙逊从北京来到上海，  
为自己的新展览做准备，  
却意外地遇上了两个月的封控。  
这两个月，他在隔离的房间内，  
用啤酒瓶、茶盘、床单、镜子、拖鞋，  
做出了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，  
在网络盛传，网友惊叹于竟有这么一个  
“不疯魔不成活”的搞艺术的.....



孙逊封控期间的创作

孙逊，80后，东北人，  
国美版画系毕业。

最初创作动画，是因为“没钱，但时间大把，  
就一帧一帧画出一个电影”。

30岁时，他把赚的钱都投入一部动画《21g》

27分钟，做了4年，成本几百万人民币，

这在当时的杭州能买两套房litecoin ( Litecoin Core钱包密码丢失 ) 了。

后来，它成为中国第一部入选威尼斯电影节的动画影片。



《21g》是国内首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作品

如今人生来到40岁的阶段，

他再“赌”一次——

一部120分钟的逐帧动画《魔法星图》。

上海解封后，

《魔法星图》的一部分手稿和片段

也即将在新展上披露。



新作品《魔法星图》是他送给自己四十岁的礼物

6月底，一条在酒店房间采访了孙逊。

他就坐在靠窗的床上，

窗户与镜子上的创作痕迹还在。

他说不论在多狭小的空间里，

同样有艺术的无限可能。

撰文：周天澄

责编：陈子文



## 孙逊在窗户上写书法

到六月底，孙逊已经在酒店住了三个多月。他穿拖鞋裤衩，头发短到近乎光头，封控期间他剃自己的头发，作为创作的一部分素材。

在他的房间，一张床垫抽走，床板变成工作台，靠墙支着一张展开的纸板箱，上面是他的水墨拼贴作品，画有骷髅和丛生的植物，落款是5月25日。

时间已经走到夏天，窗外是一片葱茏的绿色。

孙逊3月初来到上海，是为新展览“干江有水干江月”做准备。“干江有水干江月”展出的是他的动画长片作品《魔法星图》的部分手稿，以主人公“小之”的视角，在一个虚拟的“螺刹国”展开一次漫游。

布展工作已经做好，展览开幕前一天被通知延期。又过了几天，上海进入了封控管理，孙逊随之被封闭在了酒店。



## 在水池创作

事出突然，他并没有什么准备，但是“这种情况下，艺术的作用就该出现了”。封控初期，没有电脑，只有手机和笔墨刻刀，这样简陋的条件下，他决心要做一个新的动画作品出来。

艺术家的创作不再受限于常规的原料素材。先是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画画、在茶盘上刻出木刻版画，后来“越做越自由”，拖鞋、啤酒瓶、在房间里水培的大蒜、自己的毛发、泡面的碎屑.....都成了素材。

那段期间的酒店，再没有了卫生打扫的服务，桌上的“物”越来越多，他说，“这张桌子上就可以诞生一个宇宙”。

孙逊招待我们吃外卖的小火锅，这里的住客或多或少也都吃过。这是一个防疫酒店，住着防疫人员、保安、前台、一样被封在酒店的普通人，孙逊说自己在这期间“

如鱼得水”，即使是陌生人，也可以直接问一句：喝酒吗？然后就能边喝边聊直到深夜。

他说在这个时刻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仿佛同体的手足。重要的是没有“分别心”，把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的一部分。



一下午做出的“核酸亭”

他马上就要离开上海，这座城市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他常和助手赵亮骑车去黄浦江滨江喝酒，同时也观察眼前的城市。我们采访的当天，他在那个临时的工作台上动手创作新的素材。一个下午过去，纸板初现了一个“核酸亭”的形象。

这个“核酸亭”有手有脚，脚上穿着皮鞋，手上有可以活动的关节，会成为动画的一部分出现，可能只是短短的镜头，但是需要每一个细节的精密考量。

房间里还散落着八张木刻版画，都是他封控期间的作品。两个月里，他在马桶盖、床单上、水池里、淋浴间玻璃门上画过各种水墨，这些墨迹都已经差不多被冲刷干净，但浴室镜子上留存着一个仰面躺倒的人。

他爱写书法，玻璃窗上写着苏东坡的《黄州寒食帖》，开篇一句“自我来黄州”，被他改成了“自我来魔都”。他又在镜子上写艾略特的《荒原》，他说，这首诗写作于欧洲人类精神世界转折的时期，和现在的上海很像。



“干江有水干江月”展览现场，上海香格纳画廊。原计划3月12日开幕，现延后

孙逊甚少以“动画艺术家”自居，“形式不重要，就像冰箱、电扇、微波炉，看起来是不一样的电器，但其实在背后驱动的都是电。就是艺术的本质。”

一开始他也并非有意识地想要做动画，他真正想做的是电影。但做电影成本高昂，当时还在念书的他没有那么多钱，也搞不到器材。“想做的事儿不能被这些限制住，我想我没那么多钱，但是有的是时间，那我就一帧帧给自己画一个电影不就好了吗？”



动画，是电影梦的一部分

毕业那年，他有了动画作品《魔术师的谎言》。他是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学生，动画作品并不是主流的创作方式，身边大多数人都不理解，但是对于年轻时的孙逊来说反而有趣。“如果所有人都能理解你了，那创作还有什么意思啊。”

新媒体系的一些老师，比如张培力老师和耿建翌老师则都表示了对他作品的欣赏。张培力老师直接给孙逊发出了去新媒体系代课的邀请。虽然孙逊当时还只是个年轻的本科生，但张培力老师说，你有作品，我们把你当成艺术家。

孙逊一直很感念这份知遇之恩，这也给了孙逊很大的鼓励。2005年，他从美院毕业，第二年创立了π格动画工作室，铭牌由一直支持着他的、曾经当过木匠的父亲亲手所刻。

有人说他的作品像南非动画大师威廉·肯特里奇的风格。孙逊解释说，形式上的相似是浅表的。但是他也承认，肯特里奇对他影响很大，最重要的是一种“世界模型的建构”。



关于家乡阜新的老照片



《黑色咒语》中的阜新记忆

孙逊的创作世界里，信息密度非常大，总是充满奇诡的想象和暗黑的隐喻。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反思交织在一起，比如在他的作品《黑色咒语》里，他放进了对于家乡辽宁阜新的回忆。

他记忆中的阜新，曾经有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，“一个巨大的坑，有大量的化石，到处都在自燃冒烟，铁轨从坑里一圈圈盘出来，坑底的火车都显得小。”小时候的他经常被带去矿上的澡堂洗澡，收工后的矿工们一下水，水瞬间变成黑的。

阜新现在是一个典型的“资源枯竭型城市”，人口大量流失，房屋空置，房价极低，和前两年在网络上热度很高的鹤岗境况相似。孙逊在影片里重新演绎了家乡历史变迁的压抑氛围：黑色的大吊车上方有蝙蝠飞过，火车隧道由煤渣铺就，唯独在隧道尽头有一些光亮。



动画《21g》是他给自己的30岁礼物

30岁的时候，他开始着手做《21g》，那是一个他当时“觉得应该存在，世面上却还暂时看不到的电影”。

《21g》喻示灵魂的重量，算是对于创作生涯阶段性的总结，片中的意象：排放废气的烟囱、蒸汽火车、巨大的昆虫、表演的魔术师，有些来自现实生活的观察，有些则是现实的延伸。在这样画风冷峻的世界里，人总是显得孤寂，彼此之间并不交谈。

“魔术师”是贯穿他作品的意象，因为“魔术师是一个最合法的说谎者，观众们买票入场，自觉自愿欣赏的表演却是谎言。”作为艺术家，他总在试图辩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关系。

这是他第一个20分钟以上的作品（27mins），耗时四年，投入成本几百万，“在当时的杭州，都差不多能买两套房了。别人买房，我买一这样的礼物送给我自己。”他半开玩笑地说。

他说这是为威尼斯电影节准备的作品，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可能。后来，《21g》成为中国第一部入选威尼斯电影节的动画作品。

《21g》中超现实的一幕一直非常为人称道：地球看上去破败而渺小，巨大的蚊子围着地球嗡嗡乱飞。

这一幕来自童年真实的记忆，孙逊在草丛里看到了一个废弃的地球仪，旁边蚊虫萦绕。“小时候不懂，但长大之后觉得这场景太酷了。”荒僻的隐喻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，他直接在《21g》中复刻了它。

孙逊小时候的经历有一些阴差阳错的戏剧性。小学上数学课，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“0就是没有”。在他眼里，“没有”就应该是连“0”都不该有。

这番“有无”的思辨后来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，却惹得小学老师很不开心，认为他故意捣乱、智力有障碍。父亲听说后，立刻决定：别理老师。学也直接不上了，父亲把孙逊送去了乡下的姑姑家里。



因为乡间生活的经历，他很爱画动物

在东北乡下的两三年时间成了孙逊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他和堂弟大多数时候都在田野间疯玩，农村有好些动物，蚂蚱和蝗虫都各自分出不同种类，他都认得全。姑姑家土垒的房子冬暖夏凉，一天只通两小时的电，生活有一种原始的质朴。夜幕垂落的夏天晚上，他们一人一个向日葵盘子扯瓜子吃，躺在地上看流星一颗颗落下来。

他说，那段时间对他最大的影响在于，他通过一种“真实”认识了世界，而非一种“概念”。“比如说，现在的小孩认识树，可能最先认识的是卡片上的树，你知道它是绿的，但是叶子的触感、不同树的区别，你都不知道。”

直到现在，他都很爱画动物和植物，按他的说法，他知道它们真实的样子。在他的笔触下，动物和人往往并没有什么分别。



附中时期的孙逊

他从小就喜欢画画，最顽皮的年纪，唯独画画时候能坐得住，于是考上了远在杭州

的国美附中。他上学的时候，国美附中在西湖附近的滨江一桥南，如今寸土寸金的所在，当时还是乡村图景。学校和农田融为一体，外围是大片的甘蔗，一群年轻的孩子们就在甘蔗围出的区域里踢球。钱塘江的大潮一来，可以直接在鱼塘里捡到大量鱼虾螃蟹。

他说自己从东北小城来到杭州，只觉得什么都新奇。当时钱江三桥下有废弃的汽车厂，青春叛逆的他酷爱去那里画写生，画汽车废墟，听摇滚乐，一待就是一天。“那个时候，我觉得那才是社会现实。在教室里画静物没意思。”

学年结束，他旷课九十多节，但是带回来一大堆油画。

按校规本来应该开除，但当时的老师都认为孙逊是可造之材，联名去校长室请愿。说，美术学校怎么能开除一个最爱画画的孩子？

他的专业成绩也好，画作年年作为优秀作品留校存档。但违反校规，又不能不判罚。恰好他在学校的速写大赛里拿了特等奖，学校最后的处理方案是把特等奖降级为一等奖，以示惩戒。

“我用一个特等奖换了个开除。”他说起这段时仍然表情狡黠。又说，国美附中的生活是人生中第二美好的经历，“其实也是在村里”。当时的校园氛围、老师的关照恰到好处地保护了一个喜欢画画的年轻人，又给了他四年自由发展的空间。

类似于《21g》，《魔法星图》是他给自己四十岁阶段的礼物。

《魔法星图》一开始的构想是90分钟，后来又延伸到了120分钟，作为逐帧动画来说，制作周期、制作成本都会是惊人的数字。主人公“小之”在片中游历六国，六国分别使用的是报纸水墨、木刻、宋画、油画、汉画像砖、敦煌壁画六种不同的绘画风格，这在国内外也都没有先例。



木刻版画做逐帧动画，极耗人工。孙逊坚持要做，因为“逐帧动画是动画里的明珠”

其中，已完成的“螺刹国”部分篇幅最重，占全片的1/3左右，整个团队用了三年



才完成。因为用的是木刻版画的形式，极耗人工。“一秒的镜头，可能需要用掉三十六张版画”。用掉的木版不以“块”为单位，而以“屋”来计数。1000多平米的工作室，到现在，也差不多堆了半屋子。

“螺刹国”融入了大量孙逊对家乡的记忆，选择木刻也是因为这种表现形式“粗暴有力，没有太多细节，和家乡东北的感觉一样”。



孙逊以故乡东北的历史为蓝本，构思了“螺刹国”的宇宙

他认真钻研了家乡东北的历史变迁，从北洋军阀统治，再到伪满洲国，一度是各种文化杂糅的情形，小时候长辈讲述的故事里，就有犹太人、僧侣喇嘛、落魄的白俄贵族；也有志异故事中的黄鼠狼成精、狐狸精现形。

这些真假虚实的故事，都变成了他笔下面目不一的人物。魔术师更是成为情节的讲述者而存在。

“做艺术以来所有所思所想，都在这里了”。在他的理解中，主人公“小之”身上有每个人的影子。“每个人都在一个未知的世界里面，想要往外走。每个人都在寻找对自己的生命体验认识得比较比较清楚的时刻”。

新展览的名字“干江有水干江月”来自佛教的偈语，也和剧情的设置有关。“我们每个人都是个江，但月亮只有一个，每个人映照出来的月亮都不一样。”他说，小之对世界的探索，正如“每个人都在寻找真正的月亮”。



人物“蜥蜴绅士”和“高帽贵妇”的灵感来自于小时候听到的白俄贵族传说

他承认，做《魔法星图》的过程，“难是真难”。除了创作本身，还需要经营、找经费，用他自己的说法，“到处化缘”。项目也因为各种困难停摆过，那种时候需要自己一个人顶上，“但也真不能放弃，就像孙悟空取经，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，心意动了，事儿其实已经成了，但是中间的八十一难，还是得经历”。

工作室的伙伴，多数已经合作了十年以上，极有默契，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契合。大家一起工作，一起不眠不休也是常事。和孙逊一起来到上海的助手赵亮，说自己“刻版上瘾”，可以两天两夜不睡觉地刻版。

他也承认，这个作品可能要一做很多年，成果出来，或许会获得一个大的成功，也可能籍籍无名。“多少有赌的成分”。但他们都认可这种“赌”的过程。

孙逊笑称自己“奴役自己的身体”，工作起来透支身体。“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发你一身体，像排队做核酸似的，到你了，过来“咔”给你一身体，这身体就是工具。每天活着，必须得思考、必须得干点活，也不能整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，那样太痛苦了。我就是必须得干这么一活儿，不然死了都有遗憾”。

这一点，他也借《魔法星图》里小之的经历来说明了。在片中，师傅对即将打开世界之门的小之说：“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，整个儿宇宙都会来帮忙。”